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SWEETER THAN ALL THE WORLD

RUDY WIEBE



天伦 之爱

[加拿大] 鲁迪·威伯 著
赵伐 张陟 郑茗元 译

重庆出版社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SWEETER THAN ALL THE WORLD

RUDY WIEBE

天伦
[加拿大] 鲁迪·威伯 著
赵伐 张陟 郑茗元 译
之爱

重庆出版社



Rudy Wiebe
SWEETER THAN ALL THE WORLD

本书据 Vintage Canada,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2002 年版译出
中文版专有出版权© 2004 重庆出版社
Copyright © 2001 by Jackpine House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Canada,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伦之爱/[加]威伯(Wiebe, R.)著;赵伐,张陟,郑茗元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8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赵伐,张敏生主编)
书名原文:Sweeter Than All the World

I. 天... II. ①威... ②赵... ③张... ④郑...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ISBN 7-5366-68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0811 号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天伦之爱

[加拿大] 鲁迪·威伯 著
赵伐 张陟 郑茗元 译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发行部电话:023-68809494

网址:www.cqph.com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317 千

2004 年 8 月第一版 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66-6830-9/I·1215

定价:22.00 元

前言

1867年7月1日的子夜，从卢伦伯格到萨里亚，教堂的钟声响彻整个加拿大的夜空。这经久不息的钟声宣告了300多年英法殖民统治的结束，同时也预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文化的开始。在此之后的短短100多年当中，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地寻找、塑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拼缀着自己“马赛克似的”色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正是这种执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许多具有鲜明的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杰出作家和文人。他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用骚人墨客特有的方式，实现着100多年前自治领成立之日的凌晨，《环球》报主编乔治·布朗满怀激情写就、可惜没能赶上当天邮车传遍北美大陆的美好祈盼：“愿生息在这块大陆之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芸芸众生，在一个英明、公正的政府领导下，收获明智的事业、诚实的劳作和虔诚的信念所结下的果实。”（德斯蒙德·莫顿：《加拿大简

史》，1994年版。)

100多年后的今天，果实成熟了，就如像加拿大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了成熟的形态一样。这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短暂而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相互交融却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怀着对这一多元文化强烈的关注，我们把自己欣羡的目光集中在近年来加拿大各种获奖文学作品上，推出了《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包括诗歌、纪实文学、长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集，奢望通过我们的译介，能再现大洋彼岸这个年轻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追求。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发展趋势，不断采撷加拿大文坛上绽开的朵朵鲜花，奉献给我国读者。

本丛书这一批共3本：鲁迪·威伯的家史小说《天伦之爱》、大卫·理查兹的《车站街下的黑夜》和《孩子间的仁爱》。

主编 赵 伐 张敏生

2004年6月1日

目 录

前言	(1)
第 1 章 讲瓦斯卡赫坎土话	(1)
第 2 章 航行去但泽	(8)
第 3 章 面饼与酵母	(26)
第 4 章 余火湖边	(37)
第 5 章 夹舌钳	(56)
第 6 章 曼哈顿	(69)
第 7 章 信即所见	(79)
第 8 章 左撇子女人	(100)
第 9 章 摆桌子	(122)
第 10 章 跨过伏尔加河	(127)
第 11 章 与弗朗茨·卡夫卡同眠	(144)
第 12 章 陪伴新妇的圣徒们	(165)
第 13 章 除了早已心知的上帝	(180)
第 14 章 犹太人和门诺教徒聚居计划	(202)

第 15 章	海里的贝壳·····	(221)
第 16 章	西伯利亚之行·····	(241)
第 17 章	旁观者的耳朵·····	(266)
第 18 章	我的哥哥万亚·····	(287)
第 19 章	桦树和丁香·····	(308)
第 20 章	罗曼诺夫第八村的群山 ·····	(345)
第 21 章	阿塔卡马沙漠之骨·····	(358)
第 22 章	家园·····	(372)
第 23 章	天使之梯·····	(389)
译后记 ·····		(401)
Acknowledgements·····		(405)

第 1 章

讲瓦斯卡赫坎土话^①

1942 年，北艾尔伯塔 瓦斯卡赫坎

夏天，杨树叶哗啦哗啦对他摇曳；冬天，笔直的云杉响声沙沙。那个小男孩，或者是在炎热里光着脚丫，或者是在银色的严寒里捆得像鼓鼓囊囊的包袱。他独自走进那片灌木丛，那儿所有东西都在对他说话：温暖的岩石、一掠而过的小动物、飞窜的鸟群、树干、横跨夜空的巨大火团、夏日休耕的土地、小溪，还有唧唧作响的积雪。万物都在说话，伴着他的呼吸，他感受到了：那语言清澈得犹如他记忆中的水，当时他背靠圆木垒起的墙躺着，尽管双目紧闭，只露出一只耳朵，但黑夜中他听到春天的蚊子爬到床单下来找他。

万物都在说话，而且说的是低地德语^②，跟他母亲一样。夏日的傍晚，当太阳仿佛在北方整夜燃烧时，她总是久久地呼唤他，声音尖利，渐渐又低沉，好像已经在哭泣：“呜——呜——呜——”

当他出现在母亲身边时，她总会用她硕大的手捧着他的头，猛烈地吻他，弄得他两眼轰鸣。

①即加拿大印第安土著克里族人的方言。

②德国北部的方言。





“干吗不答应，你呀？”她总是贴着他的头发念叨。“你干吗不回个声？林子这么黑，我听啦，听啦，你干吗连个声也不吭？”此时，他把脸拱进母亲大腿间那块湿漉漉的围裙褶里。不一会儿，她的念叨就会完，他就会摸到她的肌肤和那散发着唐棣果酱、菜肴和晚餐小圆面包气味的暖烘烘的围裙。那些吃的东西盼着他回来。

姐姐玛格丽特拿他的孤寂寡言开心：“在瓦斯卡赫坎学堂有27个小孩。你得说话，而且用英语说。学校里一句低地德语你都不能说，回答问题时你是不用英语，老师就会让你去站墙角。”

“站——站——在大——大家——面前？”他突然战战兢兢地冒了一句。

“是呀，就站在所有人跟前，脸对着墙。因此，你最好开始说话，而且说英语。”

于是，姐姐试着教他许多东西的英语名称。但是，他不听。相反，当他独自一人时，他却在训练站墙角。他们家墙的圆木在动，在噼啪干裂，在不停地愉快地说话。圆木真棒，特别是冬天里它们紧紧地暖暖地挤在一块时。

外面更棒。他有时循着麝鹿在冰泥潭里冒出的芦苇间的积雪上用尾巴压出的依稀痕迹，有时在山边的地里等着野狼转过头看他，它举起一只爪子，正要去碰一团雪堆，嘴巴张开露出鲜红的舌头，和他一块儿在笑，突然，又竖起耳朵，一个猛扑！双爪扑向那雪堆，扑出个更深的泥坑。夏天，在小溪附近牧马场的柳树林中，他听见一头母熊在对它的幼崽说话。他看不到它们，但发现了它们在云杉背后的春雪里留下的踪迹，他父亲说要是它们靠猪圈再近点，那就有事情做啰。男孩知道，父亲不想有枪，可离他们最近的乌克兰邻居却开心地四处猎杀，管他听到的是什么。于是，男孩用双手捂住那个偌大的爪痕，用低地德语轻声

说：

“别来这儿，别再来。这儿危险。”

那所方方正正的校园坐落在山下的角落里，那条留作公路的道从那儿往南穿过那条小溪，绕过长满云杉的厚苔沼，通向他们的门诺派^①教堂，还有商店。在那座教堂里，每个礼拜天都有许多的手在等着他。在男人们坐的长凳背后的角落里，有条楼梯通往楼座。在楼梯顶头，在斜屋顶底下，在楼下满教堂的人低吟着高地德语^②像淅淅雨声和窗前杨树叶的飒飒声中，那些手在捏他，让他发出声来。一双双粗糙的手伸着又厚又宽的拇指在他的脖子上忙碌，摁下去，齐摁下，直压得他那把小骨头透过张大的嘴呶呶地叫出：

“C—c—c——cat^③！”

“对了，对了，就像这样，再说一遍：‘cat’。”

于是，他又叫了，竭尽了全力，那些非凡的手紧紧地拽住他，好像世上万物自有它们合适的地方，于是，从前只要有人在听他就没法发出的那些美妙的声音终于从他嘴里发出来了，发得轻松，来得深沉，仿佛在拉开一扇门：

“Cat。”

“好嘞，太好了，来，说‘当心你的罪会找上你’。说：‘当心……’”

他已经知道“找”和“你”这两个词了，但“罪”是个啥？没人能在树丛里找到他，他不需要学说那个词，那些英语单词，管它是啥，绝不会挂在他嘴唇边嘶嘶作响。他吞下一口气，深沉而稳实：

① 16 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反对洗礼、服兵役等，主张生活朴素、节俭。

② 德国中、南部方言，后成为德、奥、瑞士等地的标准语。

③ 英语：猫。小亚当说话有困难，不能正常发音，因此每到礼拜天去教堂，就有人按照门诺教徒的土办法摁他的喉咙，说是可以让他发音、说话。





“Ca—a—at。”他坚定地念道。

商店背后的邮局有扇折叠的小木门，礼拜四、五开门。他们从那儿收到伊顿商店冬季或夏季的购物目录，还有从南艾尔伯特寄来的贴着邮票的信件，大姐海伦同丈夫就住在那儿，还有雷蒙，每年夏天他都要来，与他一道在屋子后面的树丛里玩耍。邮件是火车送来的，但他从未见过火车，只听见它在西边微弱地尖叫，像只傍晚的动物在光线沿着小溪升腾变成薄雾的时候迷了路。那声音奇怪、遥远，消失之后，他觉得自己也许根本没听到别的什么声音，只是渴望看到他大哥艾布拉姆讲给他听的从火车里冒出的那云一样的白色蒸汽，当时，艾布拉姆为它在地上铺钢轨，后来圣诞节它又把他从圣经学校载回来，那时冒出的蒸汽更白，在教堂，艾布拉姆大声朗读了东方三博士的故事^①，然后祷告。他哥哥说，那火车经过博伊尔镇，也就是排在一条宽阔山谷边的三排房子。大约一百人住在那儿，火车碾着弦一般笔直的钢轨沿着镇前面的那个大湖行驶。秋天，当路上的烂泥洞已经结冻但积雪不深的时候，他父亲赶着装有粮食或猪的货车去那镇上。回来时，他说他又看到好几英里平原的那边，人们在那片肥沃的谷地开垦出农场，有平顶的红色谷仓和白房子，全是瑞典人和乌克兰人，因为他们最先在那儿安家，在那片肥厚的地上，不像他们家，在石头和粘土上，没有溪流，没有泥塘，没有沼泽。

但自从男孩记事以前，那学校就一直在那岔路边了，如今，当他们赶车从山上下来时，他努力不去看它，不过他知道，学校那五扇大窗的每小格窗玻璃却在瞪他，直到他们走远。那是礼拜五，飞机第一次来，接下来的那个礼拜一他就得像玛格丽特那样，每天去那儿了。

^①《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 1 - 23 中记载的由东方前去朝见初生耶稣的三哲人。

他抱着从伊顿商店寄来的包裹，心想里面肯定是老早就订购的他第一天上学穿的法兰绒衬衫，红格子，黑钮扣，可他母亲“别把纸撕开！”的告诫从来都不会让他在到家之前打开任何东西的。他们的马很慢，一群可爱但没用的农场老马，他哥哥约翰管它们叫“Schrugge”^①，它们拖着马车像以往那样不摇不晃地爬上学校前面的那座山，这时，天上突然发生了什么，快得他几乎没来得及扭头看。远处的什么地方，一直在隆隆响，像雷声，但是天空却阳光灿烂。他父亲刚才正在说再过一礼拜他们就可以割燕麦了，遍地的麦子快熟透了，母亲坐在他旁边，身材宽厚，腰板笔直，编成辫子的头发挽成圆髻压在帽子下面，这时，几架飞机冷不丁出现在头顶，像一道电闪，他扭头去看，一架接一架像四个黄黑色的拳头低垂着向他们砸来，比他有生以来听到的任何声音都响，轰鸣着朝北飞去，掠过学校，掠过白杨和泥塘之间的那一小块麦地，掠过牧场和所有的树林，朝世界的边缘飞去。

他父亲没有抬头、转身，缰绳在手上挽了两圈，身子绷紧，拖住受惊的马匹，他的声音既悲又愤，像回音。

“光是俄国就受够了，天上又飞来这些。”^②

可那男孩正看着他母亲。也许第二天一早，当那些黄色的飞机雷鸣般掠过课间休息的学校时，他自己的脸看上去也像那样，那飞机很低，他看得见裹着油光光皮革的头上那对恐怖的玻璃眼睛正朝下盯着他，他尖叫，奔逃，钻到课桌的里面，玛格丽特曾告诉过他，必须坐在那课桌旁边。当他睁开眼，跟前是老师的那张脸，她那和蔼的脸凑得那么近，几乎是倒着脸在铁制桌腿之间朝他微笑，他蜷缩在桌子下面，新买的红格子衬衫拖在地上。老师温柔的声音在说：

①低地德语：跑得慢、只能犁地的马。

②门诺派教徒在前苏联曾受迫害，经常被秘密警察扔进黑色囚车抓走。如今，虽然逃到了加拿大，头顶上训练的战机仍让他们不得安宁。





“来，”她说，“来。”

她的手指抚摸着他的头发，像风一样轻柔，过了一阵，他扭动身子钻出课桌，慌忙从地上爬起来。他以为她在说低地德语，因为他还不知道“来”这个听起来同音的英语词是什么意思。

她领着他走过那堵被称作“黑板”的神奇墙，那天上午，她用从天蓝色的长袖里伸出的手指夹住白色粉笔划出几个代表他们学校名称的大字母：

瓦—斯—卡—赫—坎 = 家

她领着他穿过几排课桌，来到窗户对面靠墙的一排狭长的壁柜，她举起纤细的双手一拖，立刻，两扇柜门开了。全是书。他从来想像不到有这么多书。也许有100万册。

当然，他在对他说英语，多少年之后，当他一次次回忆起那一刻时，他始终无法对自己解释当时他何以听懂了她的话。她手上摊开的书籍向他展示出数不清的单词。她说，现在他只看到这些单词的形状，等他学读的时候，他就会听了，因为她告诉他，英语中的“读(read)”跟“说(speak)”是一样的，跟低地德语里的“rād(说)”^①相同，而且，等他能读了，世上所有人就会对他说话了。等他翻开一本书，他就会听到他们曾经说过而且继续在说的话，他会听懂的。

他盯着一些矮架子上的几本他后来才知道的旧书，然后回过头，瞧着老师手上那本书里那些看得见却听不懂的单词。她伸出右手，去摸他藏在黑色双排扣新衬衫袖口里的手，也许，就在此时，就在她手指收紧，他抓紧她的时候，他慢慢开始懂得，将来有一天，他要去读这世上许多巨大图书馆内若干若干楼层上成架成架的书；她将帮他发现他自己内心的感知，这感知使他听到人类在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声音，诉说甜蜜与恐怖的声音，

^① speak 和 rād 在日尔曼语系中属同根词，表示“说”。

以及他们能想到的其他一切。他会聆听。

“亚——当——”

他母亲在北方漫长的傍晚里呼唤。

“你在——哪儿？”





第2章

航行去但泽^①

1953年，南艾尔伯塔 科尔代尔

他的名字叫亚当·彼得·威伯。开始上学时他就喜欢人叫他“亚当”。没有其他人叫这个名字，大家都昵称他“亚迪”，就像他那个一开始就无所不知的姐姐玛格丽特那样叫他。后来，有个夏天，一位四处游走的传教士赶着他那辆瘦马拉的马车穿过树林来到瓦斯卡赫坎的门诺教堂，身子伸出讲坛老远，宣讲“亚当”就是“泥巴做的”，说上帝就是这样造出了地球上的第一个人。泥巴做的。而且这事发生在耶稣诞生之前4004年，他是上帝惟一的儿子，诞生在伯利恒的犹大家族^②。

那个大个子传教士讲述《圣经》中第一个故事时的模样让亚当终身不忘，犹如一段关于金蓝色闪电的记忆。他根本不想读《贺博圣经故事》^③中写的那个故事（那本书是当母亲意识到他读书再也不肯停下来之后从邮购书目上为他买的），也不想让路德^④沉闷的《创世纪》糟蹋了那故事。亚当，泥巴做的，上帝用他

①波兰北部港市格但斯克的旧称。

②基督教《圣经》所载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最强的一支。

③为儿童编写的《圣经》读物。

④马丁·路德（1483～1546）：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曾将《圣经》译成德文。

那双伟大、万能的手捧住亚当的嘴，往里吹了口暖气，湿润的泥巴就变成了肌肉。亚当的第一份任务是为上帝已经造出的每一种动物取名，这事不难，然后，作为奖赏，上帝捏出了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女人——那个传教士是这样用高地德语描述的：上帝摸到亚当左边中间的那根肋骨，抽出来“捏”成了夏娃——接着他走下讲坛，高高举起他的两只大手，在空中比划出夏娃的头，然后滑下她的双肩，再掠过她高耸的双乳——亚当一辈子都记得他的手在那乳房上的起伏，那样缓慢，说不出的轻柔——再越过她的髋部，沿着她修长的腿一直到她的脚趾。接着，啊，接下来那时光，亚当和夏娃一道生活在世上最美的花园里，吃着新鲜水果，摆弄着从伊甸园流出的四条河里的金子、芬芳的树脂、珍珠和玛瑙，还在河里沐浴。这是创世纪中最完美的第七天，永远的安息，永远是夏天。

传教士在割草和收获的季节来到瓦斯卡赫坎。如果雨下得不大，布道每晚都进行，礼拜日则三次。这个福音传播者用低地德语被称作“Groota Donnadach Peetash”，意思是“礼拜四打雷的大个子彼得”，他预告了下一个布道的题目是“罪恶：世上最重的词”。当然，他布道时讲的是高地德语，所以当他说“Sünde（罪恶）”时，那单词的确深重无比，那棵苹果树、夏娃、那条黏糊糊的蛇，还有吃苹果的亚当，这些的确罪恶深重，所有降生的男女、所有的生灵，甚至包括树木、小动物，就连蚊虫，都要为之而痛苦地呻吟、受难，忍受人类的腐败堕落所带来的束缚和痛苦，世世代代，亘古不息。

立刻，小亚当讨厌起故事的第二部分；他知道自己绝不会像第一个亚当那么傻，去吃那蛇果。他会相信上帝：既然上帝有能力创造，他也有能力收回，如果夏娃不懂，亚当应当明白。于是，就在他和其他小男孩一同坐在前排的那条窄窄的长凳上，就在大个子礼拜四高耸在他们的头顶之上，就在那个时刻，小亚当突





然觉得“Sünde”这个词确实最糟，从今往后他将只用英语，因为英语中没这个词，这样，他就可以同美丽的夏娃和全能的上帝永远生活在美丽的伊甸园里，园子的东面没有巨大的天使挥舞着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①。

罪恶的亚当！大个子礼拜四一边吹喇叭似地对着老大一张蓝条手帕擤鼻涕，一边雷鸣般地发出上帝永恒的诅咒和无尽的宽恕。但很快，亚当的思维又回到了低地德语中，他只不过在学校里学了一年的英语，就已经不知道到底是用哪种语言在思考^②，也不知道是用哪种语言在做梦，他坐在教堂的长凳上，抬起头，看见落日余晖把大个子礼拜四慷慨陈词时的细细唾沫在他嘴巴周围变成阵阵闪烁可见的彩虹，此时，他深信，低地德语中的“Sind(罪恶)”非常接近英语中的“Sin(罪恶)”，因此，想借英语一逃了之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他的名字。

亚当、彼得：“土”、“石”^③。亚当意识到他名字中的这两个字意思基本一样，只是一个更比一个硬。当然，低地德语里的“Sind”和高地德语里的“Sünde”还有英语里的“sin”也是同一个意思，罪恶无处不在，在任何语言里都有，他母亲始终不一地这样提醒他。

又过了四个夏天，阿伦·沃斯超载的卡车载着他们离开了灌木丛中的家园，向南走了两天的石子路，来到艾尔伯塔省的科尔代尔，一个有灌溉渠的草原小镇。在那儿，他的名字，包括他的姓——威伯，一点都不稀罕了。学校课间休息的时候，包括摩门教徒、门诺教徒、捷克人、中国人等 20 来个不同种族、宗教的后代吵吵闹闹、打打小架，玩些难堪的游戏，有时候也有友谊，但

①《圣经·旧约》《创世纪》3:24：“(亚当偷吃禁果后，上帝)把他赶出(伊甸园)；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二级天使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②低地德语和英语同属日尔曼语系，许多单词很接近，比如：罪恶“sind”和“sin”。因此，亚当很容易把两种语言混在一起进行思考。

③ Peter(彼得)，源自希腊词 Petros，意“小块岩石”。